肩齋文集

肩齋文集卷六

平定張穆撰

祭文

亭林先生祠落成公祭文

先生生當叔季業貫漢唐學甚爲王者師志非以名山老身甘荒遯慰九原忠孝之心時際雲靁灑六謁園陵之淚北征初賦策二馬以來游東道既通餽十饗而恐後沓民生之利病邑乘必搜究阨塞之險夷邊亭親歷宋山鍊冶喻半生尙論之精勤訂韻諧聲發萬古同文之要眇況乎志存淑世裏攜書堂雅慕伏波厲精田牧阜比不擁徵東

林復社之末流壘突未黔囊濂溼桑莊如儆屣惟慈仁之古寺曾作寓公計偉節之遺行適在明日誦孔德炊虀之句下榻何頻緬無異築室之謀顧廬宛在荆榛乍啟觴豆初觴規陋雲臺典同石室所覬雲車風馬肸蠁來臨庶幾學海儒林精神不朽尚饗

亭林先生生日公祭文

先生行成忠孝學洞古今懲末造之蹈虛進吾徒以考實凡今代文苑儒林之彥敬佩遺書合天下束脩尚友之懷思隆美報專祠式啟吉祀祇觴敢因載誕之辰奉薦迎神之曲雖衢門卻饋痛拨往例於蠠均而石室修儀展效拜

經於榮緒尙其陟降鑒此悃忱尙饗

公祭栗恭勤公文

於戲北岳之雲飛來於嵩液而爲霖霖雨所被自大河淮及荆山陰赤子扶扶依公如父不瘠不唫匈公潤澤願公壽考涕感蒼黔胡天不憗醫巫旁皇莫效譎箴遺章入奏帝用震悼捧淚沾衿馳赴天下中外皇然歎劇唬唶緊公弱冠起家拔萃弦歌矢音飛黃奮足萬馬失氣雲路駸駸不羣羈靮遂許驅馳咫角而驂士戀桐鄉聲流軹井沙海棠甘攝邑者八綰篆者再十地惠覃始宦甯陵睢渙瀾狂魚夢方酣田不成塍廬無遺竃戶版邈尋繼歷武涉丁黃

沁洒險工如林才優槃錯軀手不嫁牛刀厲鐔時乳嗅之
時培護之索縕以煁南陽汝光騶蓋竭來威望森森始是
民驚手刃造隙赤丸恣探挫之摧之㕣劍而穫置竿而琴
董與叢校人知詩書廣厦潭潭春鉏秋穧晨壟宵鐙我枱
我鬣棐鼓驚夢潘縣放衙我匡我撣臬領開封洊階觀察
仁煲草醇矜彼童孺圄於咫閭方眯指南畀之鉛札收之
精舍秀采垂髫薙其闌棘地拓萬弓屋有周櫚量其歲儲
穀納千倉畏靖民碞陳臬楚北初去豫州遭歲大祲捄荒
如火不俟公帑立發私儹飢飲之粥旅庀之庋寒被之襏
磬磬哀鴻杖公復穌春風在闔遽綜藩政復還豫州寇君

識臨舊漏新道銷彌不月惟法惟廉鏡茲洚流來自昆侖
原委飽諳撮土成滋束秸成埽糜泉巨浸桃霜汎駛頂溜
蕩滌患釀虩洿蹚漏甚穿宣房失楗土委黃金公官豫州
垂四十年徧閱河潯舊兵老革溝洫河渠潤古洞今
知人惟哲翊
聖惟忠泰交無嫌迺膺
特簡駐節漁山克咠棐忱淬五夜思詒百世利馬刑玉湛
瀕流以陶鍊出計方鱗埧巖巖勸舊其習橫失其巧議不
旁參果斯能斷明斯能周密斯能深越靳文襄及黎襄勤
益公而三曾不中壽遽歸上霄屯邅巢焦

恩綸覃申重悯勳臣載晉
宮銜飾終典渥
諭祭
諭葬
賚錫孔壬猗與嫩謚式惟我
皇鑒公藎心其事上恭其修官勤仕履可斟長君少成效
績秋官久列朝簪次君白眉早擢乙科
延賞優霑惟公有子嗣聲競爽天道足諶　國枳雲寒鄉
枌月冷哀感曷任清酒旣澆靈風颯然涕盼歸歟心光不
泯丹旐童童庶其居歆尙饗

公祭祁恭恪公文

嗚呼人臣有初無赫赫之功可錄而遘會盤錯規制曲善其用心之密乃更微於折衝保釐之勳乃更高於得儁當夫海蕩瀕波旗飛孽發島酋肆逆以憑城諸將蒼黃而議款公於是時而以周室蘇公仰膺

懋簡規五羊之全局坐堂皇而內斷謂藩籬不固則水陸踵步已紊華夷之限屯練不壯則防禦萬人疇任蒼兕之選而且守望異情秀頑其販苟非人心鞏碩先示寇以無瑕又何從用我長而擊彼短然而婁婁驕虜尺咫戶闥㥦㥦夫習深慮淺其薦紳之明智者雅思保障其鄉曈而

惰民之愚狡者至乃矜騁其口辯微公定箅默操不疑不
懟相機指蹤推懷敦勉烏能於煬釜魚游之地而淒壘言
言鼓申擔卷烏能於鹽海重洋之内而禾歷鱗鱗手皸足
趼又烏能萃五社君子方陳雲合未期年而金城載僝勞
矣哉班定遠建牙萬里竟斷玉關之望痛矣哉馬新息齇
節武溪懲羅壺頭之蹇此故鄉之後進難忘揮涕於老成
而九原之毅魄差可少舒其憤懣者也何況
亍祭易名
朝則沛夫飾終之典巷哭里思民劇切夫廟貌之展乎
公祭蘇封翁文

嗚呼世俗之所望於子者率不過甘旨之豐腴與褒贈之
寵榮一旦剽朱奪紫舊蹟省廷誰復責以關心　國是繫
念蒼生惟先生結連嶺之秀家長溪之濱爲善於鄉娓娓
恂恂賡堂輩英翰苑蔚爲　國賓先生召而誨之曰汝往
服官其毋視世俗人之顯其親凡夫安危利病掄賢砭佞
尋研辨察務上無負於　國而下有裨於民
君恩厚汝我敢私汝之身山節老健郁酒眞醇我行我意
柴車角巾況左右扶進者尙有汝仲之定省於昏晨故當
夷氛不靖羽書塡委戰撫異說孰非孰是賡堂抗論擂擂
百折不靡星氣乖常河流溢軌宰衡訏謨曷減曷否賡堂

指陳得失深維　國枳
天子俞之曰眞諫官海內尊之爲名御史神羊威鳳輝連
喜起先生載欣載懼馳戒多端謂論議愈高樹立愈難行
百里者半九十況乃僅託諸空言汝勿自多而謂可少安
勿念我老耄而遽思挂冠古云移孝作忠汝但勉修職事
努力當官又何必朝夕膝下乃爲承歡而乃硯洲之雲嵐
不足供百齡之娛養淡上之帡堂忽驚傳消搖於曳杖龍
蛇占歲鵩鳥在門天下所爭相健羨者以子方之淸直端
教晉原而吾黨之失聲痛哭豈不以耆德淪亡良友徂惻
惋弔老成之下更寄感於離羣乎尚饗

祭任大素先生文

於戲人亦有言才欲其豐亹亹先生以才而窮人亦有言才豐用拙亹亹先生臨事剛決蒲有所施未窒厥勇終老於家天乎人乎冠雲滌水秀絕陘口先生蔚起雄視山右乾坤淸氣筆端往來抽祕騁妍奧窔洞開少有所作驚其長老千言灑灑會不屬艸長而博通其學益宏角觝名流校埶分棚一篇既出古橋不下百韻立就氣奪倚馬維時龍門戴茹及戈失聲爭喟斯何才多風檲呵凍技之餘耳已令宗匠心折至此元默困敦大啟璅闈勤用縣解單思詣微相其布墨坦芒文竹疇歟識拔日留山木朱弦疏越

厥調何高中旗快遴風回海濤區區解首庸足增重所足
詫者衆鳥孤鳳大名難再小就所甘牛刀龜手經緯粹醇
未嫺進熟胡試爲吏逢達官怒骨銷積毀嗟嗟爰書憯校
由人有澤漬民有臯漬身叢爾藤邑民甯可罔歸然召庡
于今猶仰仕而見廢猛志未舒空留碑版照耀鄉閭韓蘇
歐易九變復貫覃思辯淬天章雲漢始吾王考以古學名
乃實嗣響絕緒復賡抑昔先子訂交總角昏姻締薰文酒
商推聲名屆戹或後或先死生契闊載拯載援我丁多難
杖之擁樹我拙文詞賴以啟悟風帆初動實引翼之毀室
難完謀奠麗之烈烈血忱輝輝赤膽豈無戚屬靜思增慼

猥以肺附觀型於家矩疊規重童穉無譁尊俎觴客肴核羅列子姓執壺斂潄匿舌坐客未醉子姓敢餔麿之日去相率趨隅亹亹先生行足坊世千絲萬軸猶其餘事戊建春新我噬南游再拜牀下挽坐堂陬憐我抱疹傷我遇慼夜闌語絮老淚忽滴竊窺意度皃臞神淸命不龏黃年或籛鏗浩浩海風滔滔江水寒氷塞舟時騰怪鯉先是兩月液我膠鸞寄命食客涕格闌干惡耗遞來悲慁可止老輩漸空哀哉小子茫茫天心未喻其深異秉誰畀慘變交尋康瓠尊閣寶鼎淪蝕礫夫昆玉琛彼燕石綜括古今大綱攸同得喪窮通歷付太空筭踰七十亦足云壽有子克家

必昌厥後感叨知愛敬次韵文悵望龍帨私哭寢門疊疊
先生郡城師表謦卒一弛萬端潦倒臨風哀奠喉鹵苿蓴
安得巫陽更賦招魂尙饗

祭伯兄文

維道光二十七年冬十一月丁丑朔越二十九日乙巳季
弟穆敬以清酌庶羞遙哭奠於顯兄伯居府君之靈曰嗚
呼吾兄須眉秀發豐晳不佻朋好相誇每謂似畫中祿星
宜享天福膺大年不意中年以往憂患攖心形容憔悴頓
革舊觀年未六十遂潦倒以終也先大夫年二十而育兄
時大父尙存抱孫甚喜兄之乳字大父所命也稍知讀書

省文義即以護守先人遺書爲已職片楮隻字珍若金璧
它嗜好不能奪生平工於作楷密行細字篝鐙精繕老猶
不疲閭屬纊前一夕尚作蠅頭書至漏四五下一蓺未竟
也去年秋穆輯大父遺事每有疑闕馳書諮商不十餘日
輒檢本書寄京及希音堂集開雕復寄大父小像來俾摹
之集首九月中刻工初竣寄歸樣本意兄見之必歡喜適
量一生護守先澤之懷可以稍慰豈知書未得達兄已先
期溘逝耶穆發此書爲十月九日而兄以十一日歿孝翼
來述兄歿狀云兄年來食量增健心氣和平往反州城三
十餘里若無事初十日夜郵店坐談三鼓甫歸次日早起

欲枕坐炕頭喚阿葵爲作午餐一旋踵頃阿葵入視則見頭微偏口角垂次沾溼裀席不二寸許目瞑不視矣嗚呼考終爲五福之一大雄氏以無疾示化爲得大解脫兄賦性忠淑不疑人欺天佑善人宜不以疵癘相加如此而死抑又何憾獨念門祚衰落吾兄弟四人皆薄有文名皆困頓塲屋見擯於時愈出愈奇或者天不畀我以名猶畀以壽老年骨肉情話有期乃仲兄最强最先死越十有七年而兄繼之穆四十有三矣自三十後患咯血甚劇遇來血稍止而每屆冬令氣輒逆上畏寒畏火噫吃龍鍾似七八十人以視兩兄之壯碩蓋百不如其又可恃耶先大夫遺

文尙未定有目錄剞劂有待吾兄寫本謹弆篋中諸從子無能讀祖書者蘭兒甫七歲未敢决其類我儻穆一旦與兄同歸不惟箕業青衫斬然中絕卽兄所兢兢護守之遺書抑復誰知省視珍惜邪穆進取之念久已冰釋惟沒世之名尙不能無介於懷而所著諸書率未脫稿掇采旣須時日寫定又無資力傷心之事觸念紛來里社習俗婾薄兄每有輕去其鄉之意穆則初無此意而以謀食故久客不歸今兄已矣穆卽歸將何所歸邪歸復誰與共語耶穆涸迹人海中非無朋友之樂所耿耿在念者獨有兄耳一舉箸非不飫肥甘也念兄方啖藜藿而止一易衣非不便

輕煖也念兄方擁敗絮而止十餘年來忍寒茹淡之苦衷兄歿而神明實式鑒之矣穆諸有百金擬於兄周甲之年歸而稱觴天不假年遽奪兄算今即舉以畀孝翼俾歸治大事速即窀穸嗚呼斂不摩棺瘞不繞墳即弟一人之身所以報兄者已遠不及仲兄矣負疚其有終極邪繼嫂聞尙能持家新婦初來教之和順孝翼知艱苦可望自了穆一日不死所以給兄家者不敢視兄在有間也夜雨傷神山堂在夢嗚呼痛哉尙饗

祭三兄文

維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壬寅朔日季弟穆謹以清酌庶羞

遙哭奠於三兄叔正府君之靈曰嗚呼穆何辜於天而淡
月之中三遭期親之喪人世慘酷有如是其劇者邪去年
冬聞大兄訃穆與兄書曰吾兄弟四人今已亡其二穆既
以飢驅不能西歸兄又羈於官守卽吾兩人何日是相見
時耶痛哉豈料其眞不復見也及今年二月京師疫氣流
行穆九日之間妻亡子女亦相繼亡十年營搆之巢一旦
迅掃空之人非木石其誰堪此惟念古來賢豪似此遭際
亦倘頗有萬無以身徇之之理此念一定始得黽勉支持
幸而不病豈意兄聞此耗而重為穆悲且憐且慮轉至於
病也聞四月中偶染時氣已調理就愈及六月轉為泄瀉

遂以不治而其亡日時刻乃與二兒一一相合骨肉同氣之慘十九年如一轍嗚呼異矣兄幼頗孱弱吾父母時以爲憂冠昏以往形氣充實較穆似數倍過之兼以侚衿開曠瑣屑事略不縈懷皆非不壽之兆何意年未及艾遽從徂謝邪吾兩人幼同游長同塾兄丰姿玉映讀書敏悟年十歲已能背諷周官全文不譌一字學大厥書英拔出羣吾父嘗召穆示之曰汝何日能作此書當重賞汝穆勉强奔赴卒不能及也文詩雖不極意求工而吐詞天秀風調翩翩充其才即以取巍科上第亦意中事乃僅僅博一巾甲辰秋闈主司得兄卷已擬元數日三藝俱登殿矣旋因

數語之疵斥不復錄自非家運屯邅天不右吾宗何至兄弟四人俱顛躓文場至此極與先是捐例開穆在京師承大兄意竭家貲友力爲兄營一官而得缺無期繼答津門值海氛不靖

上命大臣赴津防堵兄以隨營效力微勞當道保薦

特旨優敘及銓授平水計歲入可以小康而夙累旣深又不善籌度出內遂至依然窮窘身後蕆裘之計全無料理賴兄性情和厚與人交不牾故一旦身艱閔凶而太守縣令所以營護之者能不以存歿異視柩庶巡得歸乎猶憶已丑歲穆與兄同讀書十柏山房兄病目楚甚中夜啍穆

起告以所苦穆曰可柰何兄曰無可柰何但告弟知郎分我楚耳時靈州李姑夫籍宿於閣中聞之泣下歎曰兄弟疾痛相關乃如此由今念之誠足痛也穆自壬辰北游遂相睽阻惟庚子春兄來京寓相存至七月方歸爲此十年中會合之最久者去臘致兄書雖言相見無期又竊自念三五年間纂輯諸書艸稿粗具將事壯游歷覽名山大川儻尋終南太壹諸勝往來皆涂出平氺當抵足聯牀更寫總角之歡豈意凡穆所念到之處天皆靳之而不我畀邪兄年來頗意讀書於穆所寄書籍皆加校正并爲訪得顧譜中王九如閣譜中賈玉萬行實屬事釐訂又時時索異

書以擴見聞穆且喜且慰意從此進業必當有所就又豈
意天遽奪兄算如此其速邪兄身後重賴叔穎先生力爲
之部署并遣使歸助扶柩迎眷屬歸里穆亦附書嫂氏命
鼎兒家居奉母銓兒來京寓讀書鼎兒天資稍鈍銓兒幼
慧穆所鍾愛而蒙養無基恐聰明亦漸汨沒竭力督教之
小成或尚可望兄柩歸後一二年間亦卽安厝日用之計
除叔穎幼章兩先生周恤外穆當視大兄二兄家一例接
濟嗚呼穆少於兄僅四歲耳木落歸根尚不知作何結局
自上月十三日聞訃以來心驚頭眩時時慮有不測夜不
成寐起坐旁皇蓋不獨爲諸兄悲爲一身懼兼爲祖父以

來書香嗣續危仄也嗚呼痛哉兄靈有知倘其鑒旃

哀詞

靜濤張君哀詞

靜濤諱琴字揮五故浙江建德令張去非先生之子先生二子君居長次岑字小山皆稛二十餘年來桂內拼外所倚賴以生者而靜濤尤有大德於吾家吾子孫當世尸祝之嘉慶二十三年五月先君子典試福建暑雨中傷官程電轉七月初十日舟次建德與去非先生相見握手道故甚懽次日解維去行抵嚴江之大洋疾作遽不起先生固先大父高弟子聞赴趨至哭之慟小斂大斂皆躬親之而

是時奔走給指麾先生左右者獨靜濤一人在先生好酒尙氣誼悼先君子之無祿傷故交淪落官不得意懷之所鬱性加嚴急抗衾陳衣稍不中節訶怒隨之吾舅氏王丑石先生後每爲穆言靜濤此數日執事之劬毫甚於自營其考妣也倉卒無好棺邑有壽民蓄美櫝歲加髹厥敛之作銅聲靜濤則遣才有口者重貲購得之故先君子雖旅館屬纊無親族子姓親飯含而附身附棺之事號無遺憾嗚呼太白指南之誼世所容有獨爲亡者之子孫其銜報當何如也去非先生旋解組歸考終里第穆不及見靜濤之事先生及見小山之所以事君者恆感動不能自已小

山長穆八歲歲庚寅同讀書城西天門山君偕一二朋好
時擕酒食過存當是時齒髮皆未彫饘粥尚足支梧而酒
酣漏永歎老嗟卑蓋皆不自意後來之頹唐日甚一日以
至此極也君自言性好弄手目所營無所措其意則不快
然鑒別亦特精似有天授書畫晶玉泉布刀劍裘馬衣服
花竹禽鳥食經茶錄凡可以發紓其聰明者情無不寄也
吾舅氏與君趨向不盡同而好奇嗜古乃雅相契故兩人
者尤終始稱莫逆云所居聽事廣不過三弓深不及兩武
座上客與敝門之聲雜沓相聞君各如其品量應之無可
否冰炭在念君既殁小山褋被聽事中敝門之聲稍寂矣

穆入違鄉井不獲一哭君與小山挑鐙夜話側聞所日相
見者仍惟吾舅氏及吾姊夫立青任君二三人而已立青
性尤狷直居城市人海中落落無合者與君初亦漠然久
而漸習久而意氣融液一如穆之暱君昆仲也然穆以褊
急不爲世所容客不歸吾舅氏年逾六十日皇皇於衣食
無讀書子弟資以娛老立青多病善愁小山困於里居無
所展其志氣獨君較是諸人境稍暇適足自給而又以數
舉子不育忽忽不樂疢疾侵尋摧其天年嗚呼傷已君凡
三娶皆育有子女皆早殤最後君已抱痼疾得一子穆爲
命名曰普護及三歲又殤以小山之子臚奎爲嗣先仲兄

補庵之揹立靑所自出也小山旣頹然無以自遣遭君喪
益不自聊道光二十六年走京師造穆日歲且臘將舉殯
事子不可無文以慰我兄於地下也嗚呼君有大德於吾
家又重以朋友昏姻之好微小山言詎忘所以傳君而詔
我後人者乎爰爲楚聲以寫吾哀釋小山之痛詞曰
昔余厲志以登覽兮君伉爽而善歌指城西之奧岫兮峯
禪巖之綠蘿誓宿飽以詣極兮夕憩息乎山阿峯回回而
曲轉兮莽不知所扳援卬坳窊之石罅兮訝微光之竅天
奮擲身以上躋兮鶴跂猱接而造顚初眄眙而失恃兮旋
抵掌而大笑席錦石而酌瓠尊兮振林谷而歸歗欽豪情

之消阻兮皇天曾不許以申眉余既莫知所稅駕兮君齋痛於撫兒窺日月之蔽虧兮深林方晝而杳冥江介紛其苦雨兮北葫祓魃使不靈余終莫知所稅駕兮君怡神於幽扃磬嗣孤之麥飯兮沁仲氏之老淚感右交之日稀兮誰復喻吾之遠志也

壽陽祁世佶校字

㞕齋文集卷七

平定張穆

事略

故內閣學士前倉場侍郎會稽莫公事略

公諱晉字錫三一字裴舟別署寶齋會稽人曾祖文炳祖朱謨父大邦乾隆三十五年舉人於潛縣訓導母李太夫人先繼妣之姑母也公生後三月而適母蔣太夫人亦舉子曰階故於潛君以公嗣亡兄名揚後劭惇敏至性過人年五六歲則能以嬰兒戲百計娛其嗣母母忘已之寡無子也讀書不假約束晝夜不自休止十歲九經已略徧稍

長遂研究貫串心解神契以能文雄浙東西年十九補縣學生員旋丁蔣太夫人憂諸城竇東皐先生大興朱文正公先後督學浙江皆器異公試必第一及當選貢因引用班書筆誤一字文正疑之置弗取東皐先生接任乃以優生貢成均時乾隆五十七年也次年三月赴 朝考始游京師祭酒法梧門先生那文毅公山陽汪文端公振興太學號極盛梧門先生嘗精選兩舍生之器堪公輔才任著作者十人而公爲之首五十九年中式順天第三名舉人六十年中式第十九名進士 殿試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編修嘉慶元年散館一等三名二年充 國史館纂修三

年二月　大考二等一名超授侍講五月充福建鄉試正
考官得士鄭兼才等八十人八月
命提督山西學政四年二月轉侍讀三月遷右春坊右庶
子四月升侍講學士
仁宗鑒公純實授意軍機大臣寄諭公密疏官吏之賢否
而舉劾之其被公舉者前後蓋二十餘人以密疏無知者
六年冬任滿還　朝七年充日講起居注官
實錄館纂修五月
派教習庶吉士十月充武會試副考官八年轉侍讀學士
三月　大考二等五名四月調通政使司副使九年二月

上幸翰林院隨扈諸臣分韻賦詩公與焉七月升太僕寺
卿八月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得士譚仲璐等二百四十人
是月復升太常寺卿十二月
命提督江蘇學政十年五月遷通政使因催提學租奏署
蘇州藩司鄂雲布玩公護短
飭交兩江總督鐵保查辦嗣奉
上諭此項學租鄂雲布因莫晉節次催提即借動貯備項
下湊齊解清比較向年批解月日並無遲逾其申復文書
亦並無含混所有鐵保請將鄂雲布交部察議之處著暫
行緩辦至莫晉始則用文催提繼因自行查出行文遲延

致書鄂雲布自認冒昧唐突此事已可完結乃又續行陳
奏畢竟該學政於鄂雲布有何意見齟齬之處著據實明
白回奏公奏稱蘇州藩司每年應解學租銀二千八百兩
爲給廩振貧之費本年二月藩司汪日章批解一千五百
餘兩尚應補解一千二百餘兩臣於五月十七日行文催
提延至閏六月末該署司鄂雲布絕不申復因於七月初
四日另文行催恐該司仍置不復并寄書告知情節始於
七月十五日將銀解到查四年學租係次年二月解完五
年係次年五月解完六年係次年六月解完七年係次年
閏二月解完惟八年係次年七月解完是時歲科試已周

振貧已畢祗餘給稟一節爲七月中需用之項遲解尙屬有因至歲試年分給稟振貧隨棚須用安得援上年遲解爲例本係逐年延緩因據其最遲者謂比較月日並無遲逾勢必致臣衙門辦公掣肘況各屬學租因何不敷批解該司理應聲敘明白乃並無一字提及祗稱解存學租僅震澤婁縣等四學暫借河工銀兩俟解有學租本款歸還似乎各學尙多未解廼再經行查又稱因災蠲緩者十三學其餘並無未解夫蠲緩僅三百餘兩何遽不敷至千有餘金若既經全解本款又何以不敷臣因其前後抵牾疑或從中舞弊是以飭令嚴繳書吏并淸查條析具覆該司

更不清查亦並未條析轉詳呈覆初無含混書吏無庸懲治玩公護短情節顯然藩司爲錢糧總彙之區倘任其侵那弊將不可勝言故不敢不敬陳以備

攷察至臣致書該司因臣衙門書吏行文遲延將七月初四日公文倒寫爲閏六月十五日經臣查出重責再札知該司自認疏忽誠以誼屬寅恭凡事當推誠相待不敢稍存回護旋據該司復札稱仰見公正爲懷虛中若谷頗以臣辦理此事爲是詎意今復援此以訐臣遏公文遲發責在司書冒昧唐突幕友率筆要其得失皆臣自當之臣與該司素未謀面並無意見齟齬之處設挾有微嫌而掎摭

其短假公濟私豈能逃
聖明洞見乎十一年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二年四月
疏請審案責成督撫曰伏見
皇上每遇地方上控案件除發交督撫就近審訊外間復
特派大員馳往查辦良以案分輕重因事制宜總期下無
寃民上無留牘歸於訟簡刑清而已惟近來京控案件日
漸繁多
簡派之員紛紛四出不可不防其流弊臣以爲吏治之張
弛責歸督撫誠使方面大員能體
皇上勤政愛民之心以爲心慎擇屬吏詳求民隱百姓之

負屈於地方官者應無不可求申於督撫豈有近舍省會
而遠愬京師之理今之上控者如果屬寃民則必督撫公
正之聲名未孚衆望也如其爲奸民必訟棍刁翻意在脅
制官長也夫大吏無以取信於下而人心不屬則上下有
睽隔之憂小民無所畏忌於上而告訐頻興則官民有爭
勝之患閭里愚氓見不及遠竊聞
欽差往來絡繹或且私心揣測以爲
皇上漸不信外官飾詞聳動即可僥倖圖翻臣恐上控之
案益多而所言益以無據迨至派員審結平反者不過十
之二三而坐誣之獄因是又衆矣且督撫審辦之案或有

翻控可派
欽差覆勘若
欽差審結之案仍有翻控則是曲直是非終無定論而訐
訟永無了期也豈我
皇上息事甯人之至意哉竊謂宜明降
諭旨嚴禁浮囂險健之風一切案情未經督撫而赴京越
控者概不準理或督撫審案未結定讞失平上控京師自
非關係重大仍
飭交督撫親提審訊倘再有不實不盡之處被人控告然
後續發

欽使一經究出實情將原審督撫從重議處勿貸民知上
控案件仍歸督撫審辦自不敢以鄙俚荒誕之詞上瀆
天聽自羅誣罔重懲督撫知交審之案一有不公獲罪且
將不測又甯敢權宜艸率袒庇屬員以自取戾乎似此靜
以安民嚴以馭吏或漸可振官方之媮惰挽習俗之澆漓
臣職任采風官叨司憲書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
室伏願詳察利弊而酌其中焉
優旨報聞是年冬還　朝十三年三月
派充大挑舉人大臣五月
派充教習副總裁六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得士李炳春

等九十四八十四年丁李太夫人憂回籍十五年巡撫院
公元聘主蕺山書院講席十六年八月疏言臣於前歲二
月丁內艱回籍扣至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服闋當卽由地
方官呈報起復在案理應剋期就道何敢逗留緣臣父現
年八十前臣迎養在外得以朝夕相依今步履維艱勢斷
不能遠出臣並無子息惟胞弟一人從幼怯弱不任家務
因病不赴鄉試已十餘年臣父服食起居一切需臣料理
本年三月間感冒風寒淹卧牀簀臣奉侍湯藥數月不離
寢門近雖小瘉而氣血全衰非臣日在左右難爲調護自
服闋以來裴回瞻顧將欲久依膝下則　國恩未報何能

抒戀闕之忱若遠遠宦都門則親疾未瘳又恐重倚閭之望衰年多病離別增憂萬一風樹不寧勢且
君親兩負伏查例載親年七十以上兄弟篤疾準其終養八十以上雖家有次丁亦準終養臣念報親日短即欲遵例陳情而臣父以臣受
恩深重何得援照常例父年雖邁一息尚存猶望臣及時報效不可以私廢公特命臣專摺請假且看將來病勢如何再行據實具奏爲此謹遵父命瀆陳
聖聽伏祈
皇上暫行賞假準臣在籍養親倘邀天幸父病獲痊臣稍

可分身卽當趨赴　闕廷恭俟

錄用不勝激切屏營之至得

旨俞允十八年於潛君卒二十一年八月起復入都十一月補副都御史先是公嗣母徐太夫人卒公方以諸生有聲於時於潛君恐遲公上進令仍以從子持爲伯母服公因病癇失足墮池水幾殆越三年病瘥乃復出試而承嗣之議遂寢及是首陳奏曰臣胞伯名揚中年病故有一子未及成人而殀越數年臣父大邦生臣及弟階初擬將臣出繼伯父爲後及臣年稍長頗爲父母所鍾愛而弟階自幼多病臣父恐其成立難保乃命臣以嗣子爲伯父主祭

而考試三代暫用本生父名辛卯壬辰以後臣父會試六
次留京時多在家日少遂致蹉跎未及呈改學冊追臣乙
卯忝入詞垣臣父即寄書至京命臣遵照前議報部出繼
臣竊念本生父母現皆在堂承繼考妣久經去世從前不
早正名今甫得一官遽改三代轉似有規避短喪情弊無
論部未必准行即人子之心亦何忍自外所生改從降服
情願俟父母百年之後定名出嗣庶幾公義私恩兩全無
憾臣父與族人商議僉以爲然事遂中止及癸酉八月臣
父患病彌留於卧榻前執臣手而命曰自汝通籍後吾屢
沐

覃恩三受

誥封而汝伯父僅得

貤贈一次吾常耿耿於心汝將來起復補官當將此情上

達

天聽改正宗祧指日恭遇

皇上六旬萬壽倘蒙

恩施格外俾汝伯父得一體同膺

誥贈吾當含笑於九原矣臣泣而志之不敢忘茲臣本生

父母喪葬已畢出繼長房並無違礙爲此遵父遺命披瀝

愚誠伏乞

皇上飭部注冊將臣父大邦改爲父名揚以成臣父未竟之志實屬幽明均感銜結難酬至臣係例應出繼之人前不能諭親於道早以義斷恩後不免委曲從權幾以恩掩義雖父在不得自專究由臣調停未善事關倫敘不比尋常細故應請
旨將臣交部嚴加議處奉
上諭莫晉著準其出繼胞伯其從前因本生父母尚在不忍自外所生亦無違礙著免其議處十二月升任倉場侍郎公被
仁宗眷篤由翰林不十年擢至三品三典鄉闈兩任學政

其供職京師實不過四年耳初起復入見
上念前揚州刊刻全唐文時公曾任校勘
特命補賞給書一部又嘗因常州幫武弁旗丁與辦漕各
州縣互訐牽控多人滿侍郎潤祥議交刑部審訊公議咨
交兩江總督就近鞫之潤祥持不可公不爲屈因各執奏
陳辨
上前
仁宗命軍機大臣傳問卒從公議今通州督署滿漢各簽
各榜和衷報國四字
仁宗綸音也二十五年京察以各幫米色乾潔驗收無滯

下部議敘道光二年御史常覆奏請以放代盤不必按期派倉戸部初不以常覆奏爲然已而議自本年三月起以五倉進米三倉輪放放竣再派三倉其現放之倉一概停進新糧公與滿侍郎和桂奏言室礙難行請仍照嘉慶十四年成案辦理戸部復奏現届新糧進倉準其暫緩盤查自本年七月爲始務使輪應開放之倉陳米顆粒不存隨時報部驗明後再行收進新糧奉

旨著倉場侍郎將京城十一倉全局妥定章程因合奏防弊八事一本年七月輪應儲濟興平祿米三倉開放甲米但查弊須出其不意非常例可拘應由戸部於六月底開

列十一倉全單恭請
欽派城內二倉城外一倉從七月起陸續開放至盤竣一
倉如有虧短立即奏明懲辦若有多無少則報部驗明接
放下次應盤之倉俟三倉全竣臣等照例陳奏一次以昭
慎重一嘉慶十四年只盤舊米不盤新米現存米石多於
從前幾及兩倍若依舊出陳留新恐盤查日久防範難周
勢不得不新舊接放埽數出倉庶免那掩之獘應將
派出三倉所有嘉慶二十四五兩年及道光元年之米先
行放竣再接放本年新糧以杜牽混一粟米麥豆不耐久
貯均應照舊開放無所用盤其應盤者惟粳稄二種查嘉

慶年間稉米現已無多惟舊存稉米不下二百萬石自應
設法俾早出倉請於四五六月輪放甲米及秋季輪放俸
米等倉專放嘉慶年間之米如稉米不敷以陳稉米代之
俟陳稉放竣再將道光元年稉稉閫放以疏壅滯一明年
二三月又當進運新糧若三倉盤竣又接盤三倉出陳進
新仍必兩相妨礙應照舊按月輪放各倉俾陳米不致過
於積壓俟漕竣時再派三倉以放代盤不過四年儘可一
律完竣若必接續盤查不容間斷亦非三年不能告蕆而
辦理殊多掣肘不如盤查與輪放相間而行較爲兩便一
本年秋季俸米應照部議在於下次輪應盤放之倉先行

勻放明年春俸卽在第三次進盤之倉嗣後照此遞輪以示均平而去陳積一盤查之期恐諸倉監督積日累月照料難以周到應照議由臣衙門在於別倉監督不拘滿漢每月分派一員幫同辦理至於花戶人等各顧其家豈能通力合作若在別倉派往幫辦轉恐滋生弊竇應仍責本倉自行酌量添僱以專責成一三倉旣連月放米勢不容於例外展限以致輾轉逾期臣等祇能禁放米之稽遲不能禁領米之刁難嗣後如有霉變之米不堪煮食者準領米人員包封米樣知會臣等將該倉監督等參辦若止米色稍陳毋得濫行挑斥彼此相持致稽時日又自非夏秋

大雨時行之候倘有逾限即將該倉監督及領米官員一
併交部議處并將未領之米存倉以警延玩其第八條專
議變通開放正白旗包衣米石則滿侍郎和桂筆也而是
時戸部書吏以要索花戸未滿欲雲南司主稿司員復特
與援再駮之公憤曰即安能以國事媚權要乃單銜陳奏
曰伏查
本朝百七十餘年以來並不見有以放代盤之案惟嘉慶
十四年因前任倉場侍郎福慶等密奏西中二倉米多虧
短當經
特旨派員查辦共計虧米十餘萬石旋經御史慶明奏請

京城內外十一倉以放代盤奉
旨準行在案當時不照西中二倉一律盤查姑用權宜之
法以放代盤且祗盤舊米仍進新糧仰見
仁宗睿皇帝於清釐積蠹之中仍寓滌去煩苛之意昨御
史常賡奏陳倉弊並未指何倉何廒恐有虧缺無端請以
放代盤本屬無事中生事戶部既知其不可行而駁之又
疑該御史言未必無因乃力主以放代盤之議自出已意
輕變前章經臣等駁其窒礙難行部臣全不肯虛衷商榷
而持之愈堅更剏為新陳并放顆粒不存之說當經奉
旨令臣等妥定章程臣等以事屬垂成不得已酌定疏通

陳米數條補救萬分之一而部臣復任意斥駁必欲盡照其原議不容更動分毫未知諸臣果洞悉倉務確見其萬全無弊故不許他人稍參末議耶抑逞其偏私之見欲行百七十年來從未辦過之案而以倉儲重務聽其嘗試耶臣愚伏念

皇上所以依戸部之議者必由部臣謂以放代盤原屬舊例而臣等嘵嘵辯駁未必無回護别情若知部議率臆無憑行之斷然有害則

天聽豈有不可回者哉臣職忝倉場此事乃其專責倘顧恤嫌疑終不肯明目張膽爲

皇上詳辯其非則誤　國之罪萬死難逃用敢奮不顧身直陳管見查嘉慶十四年因倉儲虧短業經敗露有不得不盤之勢故以放代之原非通行定例今部臣如果風聞何倉虧短應卽奏請盤放此倉再不然應請傳問御史常賡有何聞見就此嚴行查究不過旬日間便可水落石出何須經年累月爲此紛紛無益之盤查顧乃師心自用巧借以放代盤四字爲護身符而現定章程實已將嘉慶十四年成例紛更殆盡臣不知其放照何年遵行何例何所憑信而能保所議之必可通行萬無窒礙乎臣愚不通事變竊以爲若照部議各倉監督誤公失察放米逾限之咎

必多各旗領米人員謀新嫌舊賄託情求之弊必重奸胥猾吏儌利一時罔恤後患違條犯法之徒必衆各倉散役借端生事以脅制放米之頭役分爭辯訟之案必繁百弊叢生豈勝枚舉近年辦理倉務已甚艱難而部臣復剏此議以掣其肘亦可謂下策拙謀矣目下甫經定議故臣猶可力爭數年之後便成定例異時更有請以放代盤者誰能駮之新例既行舊例必將漸廢則方今立法之初安可不詳慎也且查弊貴乎神速若曠日持久適足爲奸人從容彌補之地何弊之能除卽如嘉慶十四年查出倉弊甚多而以放代盤之十一倉皆有贏無絀彼時僅八月而此

番且遲至三年無論實貯本無虧短即或有虧該倉豈肯不設法彌補坐待罪戾臣不能保現在倉儲萬無不足之額而可保將來盤放完竣必無顆粒之虧也況太倉陳積原非可以石稱丈量縱令徹底清盤而斛面有高下手勢有重輕抑勒之則多者且將見少寬假之則少者亦可見多尚未必遽有定準今乃聽各倉自盤自放而俟其日久技窮自行敗露其於防弊之道何居凡事宜整其大綱不必吹求瑣細

皇上如必欲知倉儲盈虧請即

欽派大臣會同戶部堂官各帶司員與巡倉御史親赴各

倉按照實貯清冊逐廒子細查對如數目大概相符自可
無庸盤驗倘查得某倉某廒有多少不符之處立卽封鎖
至查竣十一倉後共計應盤者若干廒分投過斛晝一平
量究明所虧實數嚴行參辦雖不免一兩月之煩勞而於
整頓倉儲實有裨益不猶愈以放代盤之徒有空名哉祈
皇上將臣此摺與戶部前後各摺
飭交從前曾任倉場諸臣公同核議孰是孰非擇利而行
之似亦慎重更張之道奉
旨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九卿核議具奏又另片奏參戶
部曰臣前閱戶部議覆御史常賡奏摺該御史請將放米

之二倉停進新糧餘尚有八九倉足敷進運本甚明白而部臣駁其暫停進運必致百萬糧石囤堆露積似全不解該御史之意而誤駁之及其自行定議又祇將五倉進米較該御史原奏少進四倉轉不虞新糧之壅滯前後自相矛盾臣當時即訝其議事粗疏昨戸部咨照議覆倉場奏摺內第一條駁語即不可解臣等以三倉雖同時開放而完竣必有後先故云盤竣一倉報部驗明接放下次應盤之倉此乃一定辦法決無一倉先竣暫行停放俟三倉全竣再行接放之理而部議轉謂先放一倉勢必致三倉人等擁擠一倉該倉必形竭蹷等語幾如隔壁講話不知所

云部臣皆進士出身不應於此等粗淺文義尚不通曉值由厭憚煩勞漫不經意將此等奏摺付之胡塗昏憒之司員任其妄行斥駁至核定奏稿時又不過匆匆一覽全不檢點以致錯謬如此文義尚未盡明是非更復何論不幾以奉

旨交議之事爲兒戲乎尤可怪者臣等於三月二十四日奏駁部議窒礙難行選日接到戶部二十四日咨文內稱七月以前所進新糧倘五倉空廒不敷存貯應由倉場報明卽於其次輪應開放三倉酌量收貯臣與和桂閱之皆不勝詫異部臣如果自知五倉進米廒座不敷自應專摺

奏請照前議添進三倉俟奉

旨准行後咨臣衙門何得擅自主張頓改日前奏準之議

轉令臣等報明酌量竟不必

皇上聞知將使臣等遵日前

依議之旨祇進五倉邪抑遵此番部咨之文兼進八倉邪

當經傳問京中本衙門收文書吏據稱二十四日酉刻接

到此文顯係部臣見臣等奏駁趕辦咨文以爲覆奏時拖

過飾非之地臣等所駁者前此之奏摺而戶部所援以自

解者轉憑後此之咨文又不便於奏摺中敘明時日之先

後漫稱立定章程行知倉場在案以圖蒙混過去豈有不

特奏明請

旨而可擅自立定章程者乎此其詭譎私情殆不可問若

復隱惡姑容不奏請

皇上徹底根究以肅法紀將來肆意妄行何所不至實可

寒心所以披瀝血誠不憚孤立一身以觸衆人之忌嫉者

臣雖至愚何恃而不恐誠恃我

皇上達聰明目兼聽並觀必能謹履霜之萌杜蒙蔽之漸

庶幾部臣小懲大誡各發天良無孤負

聖明之委任也

上命戶部堂官逐款明白回奏於是滿漢兩尚書方典樞

密用事見公奏恚甚曰是敢蹈我之瑕曰是敢斥我爲不通顧吏趣具稿明日復奏次日戶部復奏上奉

上諭本日據戶部逐款明白回奏以放代盤原屬查弊簡易之法何以謂戶部以此四字爲護身符如何將嘉慶十四年成案紛更殆盡又戶部以御史常賡所奏放米二倉停進新糧與例不符照例議以三旗搭放三倉放竣三倉以其餘五倉進運新糧又恐不敷貯米復行知倉場再以三倉進運以敷分貯何以謂之蒙蔽又戶部以倉場原奏盤竣一倉接放下次應盤之倉數語恐誤會爲一倉開放仍議令三倉並放何以謂之隔壁講話此事戶部前後所

議章程總主以放代盤之論其有何詭譎欺飾肆意妄行之處該侍郎確有指實必當徹底查辦不得以無據之詞妄肆詆毀著莫晉即來京明白回奏現在新漕抵通亟須查驗兌收倉場侍郎事務著張映漢暫行署理公即日回京具奏曰臣聞人臣之義有犯無隱若恣行欺蔽妄肆詆訶均玷官箴法皆無赦昨臣參奏戶部前後議事粗疏錯謬及咨文不應轉在奏駁之後無論部臣有心無心其辦理之誤斷無可掩本屬逐款指實第詞意未盡明晰致皇上覽之未即釋然查嘉慶十四年以放代盤八月而畢此番非三年不能完竣臣愚實不知其簡易處至部定章

程并
仁宗睿皇帝諭旨全不遵照何況其他放米之倉停進新糧非舊例也新陳勻放顆粒不存非舊例也各倉接連放米至六七月非舊例也陳米遲放者留倉六七年非舊例也惟以放代盤四字爲舊例耳非巧借此爲護身符而何常賡奏請盤查之兩倉暫停進運戶部駮其必致糧石屯堆車兩攙踏及自行定議五倉進運較該御史原奏轉少四倉臣等議盤竣一倉之後接放下次應盤之倉此乃一定事理決不能別有辦法而部駮爲窒礙難行無端生出三旗人等擁擠一倉等語眞乃謬以千里與臣原奏無一

字關照朋非隔壁講話而何部議五倉進米業經奉
旨進行如欲添進三倉豈有不待奏明擅自改定章程行
知倉場竟不必
皇上聞知之理良由未見臣奏駮之先不知五倉不敷分
貯及見奏駮又未便奏請添倉因即趕辦咨文為覆奏掩
飾之地倘就此徹底查究將戶部辦稿行文官吏
飭交刑部隔別研訊未必不和盤託出也即或部臣心術
不應詭譎至此而其不行請
旨擅改
依議章程之罪亦無所逃謂非恣為蒙蔽肆意妄行而何

臣未見戶部回奏原摺不知分辯如何無憑指駁而此三款至明至確若謂無關大弊不足深求臣復何敢更事吹求續陳
天聽請即將臣此摺與前參夾片一併交大學士軍機大臣九卿公同核議似亦
大公無我之虛懷
知人則哲之妙用也奏上
上特諭軍機大臣曰爾等閱此奏必謂朕勃然矣不然朕幼承
皇考明訓選擇明師教讀頗知涵養功夫事愈大而心愈

細情愈急而氣愈和數十年來守之不失爾等均所深悉

朕斷不受其欺罔亦不肎從重治罪特將原摺硃批交爾

等閱之以示朕涵養之功於是滿漢兩尚書復摘公疏請

交從前曾任倉場語謂陰有黨公者是日并奉

上諭前降旨交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九卿核議莫晋所

奏盤查利弊章程著戸部堂官及從前曾任倉場侍郎概

行迴避議連日不決公裴回久之不得已復具疏稱耕當

問奴織當問婢現今洞悉倉務無逾於臣謹更條陳利弊

請

發交會議諸大臣閱看疏留中五月十一日議上以放代

盤徒有清查之名無裨實貯倉場歷次陳奏尚非無據之
言惟籌議盤查之法亦未切中竅要又不和衷商確竟肆
詆毀殊屬褊躁請交部嚴加議處奉
上諭著仍照戶部原議自本年七月爲始務使盤放之三
倉陳米顆粒不存驗明再進新糧至所議閘壩橋倉轉運
不繼恐有阻滯屆時著派英和前往彈壓勿令壅積如有
辦理不善之處惟英和是問莫晉於盤查事宜所論皆屬
因公惟因與戶部意見不同經朕令其明白回奏猶復負
氣辯論殊失敬事辦公之道朕斷不肯因其負氣辯論挑
斥於語言文字之間從重治罪此非施恩於莫晉深恐後

求言事者動輒避忌不盡實情於國是大有關係莫晉無
庸交部議處著降爲內閣學士候補次日公入謝
上并前留中摺擲還其謝疏有云
主聖則臣自直仰欽
厲世摩鈍之精心
恩深而命轉輕彌堅報國忘身之素志天下誦之當戶
部覆奏之上也右侍郎湯公金釗獨具摺自行檢舉稱倉
儲不宜淸查以放代盤未見其利不敢扶同稱爲良法美
意前戶部三次議覆倉場隨同畫諾無可辭請交部議
處

上斥其毫無定見首鼠兩端失協恭和衷之義然侍郎於
此事實亦未得要領但信公素學必不妄相糾彈故引咎
之誠無媿古人其以向來清查庫貯之說比例倉儲則非
也公旋亦感末疾三年四月請回籍調理六年四月初八
日卒於山陰王衙衕里第距生於乾隆二十六年五月初
五日春秋六十有六配柴夫人合葬縣南夏博山之原子
一鍾珣嘉慶九年年二十未室而歿弟階以子女各一子
公女適翰林院編修晉甯李浩子鍾琪廕生刑部主事現
官廣西候補知州公後又生女二長適歸安舉人邢玉銘
次適刑部員外郎桐城方稑公以積學能文章聞天下四

十後乃專意理學不復措意文詞晚益深造自得與先師蕭山吳樸庵先生交修遂密先師嘗慕蕺山而公則一以姚江為宗即龍溪亦不厚非也嘗重刊梨洲明儒學案敘之曰孔子稱善人不踐迹孟子謂君子欲其自得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此三言者千古道學之指南也夫道無定體學無定法見毋岐於仁智克互用乎剛柔鈞是問仁而克復敬恕功分頓漸同此一貫而忠恕學識義別知行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已宋儒濂溪明道之深純與顏子為近伊川橫渠之篤實與曾思為近象山之高明與孟子為近立言垂教不必盡同後人泥於著述之迹

僉謂朱子集羣儒之大成數百年來專主一家之學明初天臺澠池椎輪伊始河東崇仁風教漸廣大抵恪守紫陽家法言規行矩不媿游夏之徒專尚修不尚悟專談下學不及上達也至白沙靜養端倪始自開門戶遠希曾點近慕堯夫猶是孔門別派自陽明倡良知之說卽心是理卽知是行卽工夫是本體直探聖學本原前此諸儒學朱而才不逮朱終不出其範圍陽明似陸而才高於陸故可與紫陽並立當時若東廓主戒懼雙江主歸寂念菴主無欲最稱新建功臣卽甘泉體認見羅止修亦足互相表裏迨蕺山提清誠意約歸慎獨而良知之學益臻實地不落虛

空矣學案一書言行並載支派各分擇精語詳鉤元提要一代學術源流瞭如指掌要其微意實以大宗屬姚江而以崇仁爲啟明蕺山爲後勁凡宗姚江與闢姚江者是非互見得失兩存所以闡良知之祕而防其流弊用意至深遠也竊謂學貴眞修實悟不外虛實兩機病實者救之以虛病虛者救之以實古人因病立方原無成局通其變使人不倦故教法日新理雖一而言不得不殊入手雖殊而要歸未嘗不一讀是書者誠能不泥其迹務求自得之眞向身心性命上作印證不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則東西相反而不可相無百川學海而皆至於海由諸儒上溯濂

洛關閩以尋源洙泗庶不負先生提倡之苦心也夫龍溪
天泉證道之說學者訾之惟公則曰鏡因照物而判妍媸
妍媸不在鏡衡因稱物而分軒輊軒輊不關衡無意無知
本孔門至教知意且無善惡安在陽明他日有曰無善無
惡理之靜有善有惡氣之動純乎理即是四無雜乎氣則
爲四有雖有實無即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廓然大公
物來順應又何疑焉至龍溪論學往往詳本體而略工夫
蓋以良知出於天不由乎人擬議即乖趨向轉背學以復
其不學之體慮以復其不慮之體工夫專用在本體上以
自然爲宗乃是不著力中大著力處明道云識得仁體以

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猶斯意也又嘗因門人問箸至誠無息說曰天命之性渾然一理是謂道心此理落在形氣之中有人身便不能無人心有人心遂有私意私欲理誠欲僞不容並立此生彼息如陰陽之互爲消長常人從欲忘理欲不息則浮僞日滋實理漸歸澌滅矣學者存理遏欲而有操不能無舍有公不能無私天理便不得貫徹周流多離合斷續處是誠之有息由其誠未至也即如三月不違仁違便是息日月至焉不至時便是息終食違仁是息造次顛沛不於是亦是息天命之在人心本是流行不已語其生生之機則曰仁指其眞實之理則曰誠

非有二也夫子以川流不舍示人正欲學者識得心體則存養省察克治一切工夫方有著落曰道不可須臾離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曰時習曰默識曰據德依仁曰忠恕一貫無非教學者乾乾不息於誠耳惟聖人粹然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徹頭徹尾全是一誠寂感無兩機顯微無二致非有所存而不亡非有所續而不絕縣縣翼翼純純常常子思此言是直揭其心體至誠自然無息無息方是至誠稍有分毫夾雜何能與天地合其德哉學者未至乎誠而欲求存誠之要其必約之以主敬而貫之以有恒乎公自爲諸生及舉鄉會試皆出東皋先生門故生

平擧香敬屬諸城學術風節雅亦相類

仁宗之上賓也公白衣齋食獨居於外者期年平居漏加寅必興興則拜父母及嗣父母像畢乃退而讀書爲後學開判疑滯娓娓若不及掌教蕺山書院從問業者衆然率以帖括請益其能心公之心以爲學者先師一人而已兩任學政指舌俱瘁奇文欣賞老猶在口山西所拔貢生尤極一時之選碩學名臣多出其中先君子受公知最深壬戌會試即館公家比入翰林遭先妣喪公起復入都遂爲主婚以李太夫人之姪歸先君子未幾先君子見背公迎先繼妣於家塾因得受教於公所以誨諭獎進之者有逾

予姓顧惟頑鈍辜公厚望追念舊恩痛其有極而自公歿後埋幽表墓之文概乎未具文字蕭落百不存一即表表章疏未獲亦頗不易嗣子鍾琪嘗薈粹雜文為來雨軒稿皆應制詩文及駢儷酬應之作非公精神所關道光二十四年公次女從其夫來官京師相見穆以公遺文為問搜檢篋笥得殘斷艸稿數十葉乃合綴舊聞及幼年所親炙者排比如右備他日史臣之甄敘云爾焉逢執徐冬十月旣生霸謹撰

肙齋文集卷七

道州何慶澄校字